

古道斜陽

小說創作 ⑨⑤

田原著

采風出版社印行

2本共 31.50元

采風出版社

采集天下事·風行萬卷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古道斜陽

小說創作 95

作者：田原

封面攝影：利森松

發行人：姚家彥

編校：陳玉波

發行者：采風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金華街二〇七號之二(三樓)

電話：三五一一二四八〇

郵政劃撥：一三七〇一七一八(直接向本社劃撥九折優待)

門市部：中國書城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地下樓

印刷者：文法彩色印刷

電話：(〇二)五九六六一二三

法律顧問：鍾康治律師

地址：臺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七四二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九七七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初版

定價 180 元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采風出版社

采集天下事·風行萬卷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古道斜陽

小說創作 95

作者：田原

封面攝影：利森松

發行人：姚家彥

編校：陳玉波

發行者：采風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金華街二〇七號之二(三樓)

電話：三五一一二四八〇

郵政劃撥：一三七〇一七一八(直接向本社劃撥九折優待)

門市部：中國書城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地下樓

印刷者：文法彩色印刷

電話：(〇二)五九六六一二三

法律顧問：鍾康治律師

地址：臺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七四二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九七七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初版

定價 180元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大掌櫃，您佬是找那一位？」

「黃孤拐黃老先生。」

「啊，黃爺。」

「他還在嘛？」

「健朗着呢。」

「還幹老行當？」

「早洗手了，是本地的舵把子。」

「那好啊。」張毓棠高興得跳起來：「快僱車，我們去找他，你知道他的住處嗎？」

「不成，」茶房搖着手：「他老人家這些年立下規矩，早晨十點鐘以前，晚上九點鐘以後任何客不見。再說，就是會客的時間，也得先遞『宮片』，看他有沒有時間。」

「我有急事啊。」

「天塌下來也不成。」

「你怎麼知道？」張毓棠看茶房那種斷鋼截鐵的說話神情，有點不高興起來。

「不瞞兩位說，也不是小的吹牛，我是黃爺門下的徒弟，不過，地位不高就是了。」茶房說到這裏，臉上呈現出很得意的神情。

「既然您是黃爺的高徒，那更好辦。」馬玉非常客氣的拍拍茶房的肩頭：「我也不瞞你，我們兩個與黃爺的交情，完全是老一輩留下來的。這次到了貴地，實在有要緊事要託他老人家。能

不能勞勞您的大駕去走一趟，我想祇要您肯出馬，說不定黃爺會看在您的份上，破個例兒見見我們也不一定。」

「這——個，這個——」茶房開始為難了。馬玉的幾頂高帽子一戴，不去罷，顯得自己上不了檯盤，太窩囊。去吧，別說看不到黃孤拐，恐怕連掌門的老三都見不到面。說不定還被別的兄弟給嘲笑了一陣子。在深秋的夜裏，居然他的腦門向外冒汗。

馬玉看得出來，這個難題考住了對方，他招招手，向張毓棠要來那枚玉石扳指。

「這個信物，您帶去，我想黃孤拐黃爺看了，就是今晚不見我們，也會有個口信的。」

茶房接過玉石扳指，看了看是個古物，定有點兒來頭。但在黃孤拐那裏，是不是有靈，還是拿不定準。在猶豫着。

「你就去吧，」張毓棠的火氣又上來了：「這扳指是我家三大叔要我帶來的，我家三大叔是黃大爺的堂弟，這不是普通交情，你總弄清楚了把？」

「是，是。」茶房一個勁的應是，他現在完全明白了：這個愛發脾氣的人是黃爺的侄兒，不能得罪。但是他又一想不對。店簿明明寫着他姓張，並不姓黃。

「恕我冒問一句，先生你不是姓張嗎？」

「他娘的，」張毓棠被茶房給噙囉得火氣更大：「我爹與黃三大叔是磕頭兄弟，三大叔是黃爺的堂弟，七拐八彎的總是親戚。」

「啊，」茶房一縮脖子，眯了眯眼。表情之中又增加了點傲氣，因為他已明白張毓棠不是黃

孤拐的族侄。

「你去吧。」馬玉又拍拍茶房的肩頭，他認為張毓棠與這個脾氣古怪的茶房，兩個人扯到天亮，也抖落不清：「那個玉石扳指，絕對有用，最低限度黃爺不會怪你。」說到這裏，他遞給茶房五元：「這個你拿去坐車。」

「既然是黃爺的朋友，我怎敢領賞呢。」茶房伸了伸手，又縮回去。馬玉瞭解他的心情，想要，又弄不清他們的底細，有些兒不敢。

馬玉知道有錢能買鬼推磨，還是硬塞給茶房，茶房再三道謝。

在這種情況之下，茶房實在沒有辦法再拖延，一看掛鐘，已經十一點廿分，忙向櫃上打個招呼，匆匆忙忙的走了。

「哼，我真討厭城裏人。」張毓棠又罵起來。

「到處有好人，有壞人，別拿他們住的地界一律都看成壞人。」

「啊，對不住，老馬，我忘記你是生長在城裏的。」

「不必賠罪，我這個人被罵兩句不在乎。」

因為找黃孤拐，有了眉目，馬玉的心情，又開始輕鬆起來。

一九

茶房去了不到廿分鐘，便跑得氣喘吁吁的趕回。

看見馬玉與張毓棠直打躬作揖，那份恭順樣兒，與臨去時的情形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

「兩位掌櫃請吧，黃爺派了他的馬車來接，等在外面呢。」

馬玉與張毓棠相互對望了一眼，他們沒有想到玉石扳指有如此的靈驗。

走出客棧，一部油漆得黑中發亮的大馬車，車前是兩盞亮得耀眼的電石燈，上面寫着「黃府」二字。兩匹高大的壯馬，帶了串鈴，微微一動，便發出清脆的響聲。

車伕生得高大粗黑，青色的窄衣褲，俐俐落落。看見張毓棠與馬玉出來，忙打開馬車門，讓他們上車，車走動時，茶房還在門台子上，一個勁的鞠躬。

黃孤拐住在老城內的西大街，青色的水磨磚門樓。兩邊有大石獅子，黑漆大門，釘着亮堂堂的銅釘子。門正中，有盞百多燭光的門燈，照着黑底金字「黃寓」牌子，像大官員的府第，很夠氣派。

馬車剛停下，大門便開了，有四個穿了長衫的人相迎。

他們被引導着通過了兩進院落，每個院落都非常的寬敞，燈火輝煌。到了最後的第三進，是垂花遊廊，遊廊盡頭的小圓門關得緊緊地。

引導的人輕輕咳嗽一聲，門便開了。馬玉不禁一怔，開門的人，就是常在河北沿相遇的那個

提鳥籠的中年漢子。

他看到馬玉爽然的一笑，並沒有說什麼，手向內一招，做了個請的姿式。

第三進院落中，是個小型花園，亭台，魚池，尤其沿階擺得滿滿的盆菊，如同進了菊林。

正中是座樓，樓房門沒有關。張毓棠看到當中有黃綢遮着神位，香烟繚繞，不知供的是那路神佛。

中年漢子並沒有引他進大樓，而是到樓房旁的一所清雅偏房。他先在門外輕輕的喊：

「師傅。」

「客人來了嘛？」裏面傳出蒼老的聲音。

「到了。」

「快請。」

中年漢子又做了個請的姿式，讓張毓棠與馬玉進去，自己留在門外。

室內的光綫並不太強烈，張毓棠很快的就看清楚了房中一切佈置：只有一牀，一茶几，和幾把椅子，牆上沒有書畫，四週也沒有古董架子。在牀頭小几上，有個小香爐，燃着縷縷的檀香。

房內只有一位瘦小的老頭兒，坐在牀上，花白的頭髮，剪成小平頭，沒有留鬚鬚，清癯癯的臉刮得淨光，不像張毓棠所想的像貌堂堂。除了那雙較凌厲的雙眼之外，極其平凡。那身架還沒有黃振山一半魁梧。

老頭兒兩手放在膝上，左手握着右手的手背。張毓棠沒有敢多看，因為他知道右手手指被砍去

了，如果看多了，老頭兒一定會不高興。

他看到他們進來，視線立即從頭掃到腳，然後慈藹的笑着：

「請坐。」

馬玉與張毓棠規規矩矩的在牀前椅子上坐下。

「那位是張先生？」

「我叫張毓棠，我父親是豫東八縣紅門老師傅，黃三叔是他老人家的三兄弟。」

「我聽到過令尊名諱，可惜沒緣拜見，振山還好吧？」

「身板兒不如從前了。」

「現在做什麼？」

「開了家小店。」

「唉！我們哥們沒見面整整廿多年，在黃家來說，我們都算不成材。他不愛種地，年輕的時候不是幹聯莊會，就是拉紅槍會。我呢，更沒有出息。不過，我哥倆情感特別好，這些年來，時常想起他，也許人老了，愛懷念舊人。」

張毓棠聽出這位名震鄭州的人物，語音之中有着嘆息。

張毓棠乘這機會，介紹了馬玉。

老頭兒問馬玉是那裏人，馬玉說是陝西藍田，沒道出出生東北。

老頭兒沉在回憶裏，一直都在問黃振山的狀況。張毓棠說得很詳細。說到他寧願窮，也不要

晚輩一分錢的時候，老頭兒不住的點頭：

「這就是江湖人的骨氣，不同於做官爲宦的，動不動求門告貸。人窮了，敗落了，還滿肚子的怨氣說人家對不住他，不該落到這種地步。」

「是的。」馬玉首先點頭。

「有些人睡不起江湖客，其實在這人情薄似紙，私利重如山的時候，人與人之間能存留點江湖義氣，也算是好的。」說到這裏，老頭兒閉上眼唸着：「開口曰江，閉口曰湖，江湖者漿糊也……相不言尖，尖者非相也……唉，這年頭兒『星』（註：尖即真，星即僞。）的人太多了。像我和振山這兩兄弟，雖然廿多年沒見，隨時都摸着棺材板的人，仍舊朝夕念念不忘，這就是狗尖的情份。」

「是的，」張毓棠一改昔日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蠻橫勁兒，非常恭順地說下去：「這次晚輩遇到困難，臨到鄭州前，拜別三叔，他老人家第一個便想起您。」

「這就是振山不凡處，他從不向別人低頭，求別人。但他還記得不爭氣的二哥，就夠我舒坦的了。」老人閉起眼睛沉思了許久，似乎回憶老哥倆當初的情形，慢慢的微微移動着眼皮：「恕我倚老賣老也喊你聲侄子，你到底有啥難題，直接了當吐出來，憑咱們的關係憑我黃某平素爲人，不喜歡人家拐彎抹角。」

「大爺，我想殺一個人。」

「唔，」黃孤拐並沒有驚奇之意，平平淡淡的問下去：「你想殺誰？」

「一個二鬼子姓崔叫本柱是汝南縣水屯附近人，外號叫崔三眼。」

「爲了私仇？」

「不，姓崔的罪孽深重，他幫着一個鹽販子姚老六綁票撕票，毀了人家好好一家人。」

「唔，是該殺，這家人與你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因爲他是打着我大哥熊坤的旗號幹的，事關我們的名譽，他做得也太辣手，所以熊大哥要我同老馬來找崔三眼。」說到這裏他反問黃孤拐：「黃大爺你認識熊坤大哥嘛？」

「長江後浪推前浪，也許他是個人物，但我沒聽到他的名聲，不過，聽你說起來，他還像個正當人，你們是？」

「我們不是啥幫，也不是啥會，不過靠了地面熟，在鐵路兩面護送行旅客商賺點錢，因爲姚老六與崔三眼當鹽販子的時候，便不務正業，熊大哥常常教訓他們，後來他們看熊大哥所做的買賣很賺錢，想爭這種生意又爭不過，便假藉我們的名義，帶了一批學生過路。在路邊搶了人家財物不算，還將宿縣一位財主的兒子綁票，想撈一筆。沒想到熊大哥趕了回來，真金不怕火煉，到處找他們尋仇，他們看看待不住了便投了護路隊，並狠心的撕了票……」

黃孤拐一個勁的點頭，等張毓棠說完了：「你知道他住在那裏嗎？」

「聽說住在豫東同鄉會，最近還敲了吳金城家裏一筆。」

「吳家出事，我聽見過。」黃孤拐微微抬起頭來，向窗外喊：「小三！」

那個引路的中年漢子忙進來，躬着腰道：

「師傅。」

「我給你介紹，這位姓張叫毓棠，說起來是我的後輩，這位是馬玉先生。」

「我們見過。」中年漢子微微向馬玉一笑。

「在什麼地方？」

「青鳥書寓。」

「看不出馬先生還是個風流人物。」黃孤拐雖老還很風趣。

「老前輩，我在書寓裏轉，也是爲了找崔三眼。」

「你是找對了。」中年漢子回頭含了一句。

「小三，」黃孤拐問：「那一帶是你的地盤，你聽說有個二鬼子叫什麼崔三眼的？」

「知道，非但知道，還同他一齊吃過酒。」

「是啥人物？」

「混子，剛來的時候，身上有幾個錢，狂嫖濫賭之後，連半個大錢也沒有了，便把他帶出的一位同鄉女孩子賣到院子裏。」他向馬玉擠擠眼：「那個丫頭，就是青鳥書寓的月春，您馬爺的相好。」

「啊，」馬玉跳起來：「這個糊塗娘們，我問她爲什麼不告訴我呢，真他媽個巴子的喪氣！」

「嘿，別小看崔三眼那兩套，來嚇唬鄉下土條，還是一帖老膏藥。我都問過月春，她只知

道發抖，不提崔三眼半個字。」

「老馬，這其中是有點蹊蹺，那天我不是看見月春門外有個老娘們，有些面熟嘛？這一提我記起來，就是周破鞋。月春就是銀子。不過銀子我是第一次見面。」張毓棠道。

馬玉沒有接口，他仔細的回想，月春會向他哭訴過身世，當時爲什麼沒有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當時祇要同月春說清楚，依月春對崔三眼的恨意，一定會幫同相約這個命大該死的傢伙出來，早些送到鬼門關。

但是，他又一想：月春始終不敢承認與崔三眼認識，可能怕撕票的事會連在身上。因爲那票是窩在她家的，撕的時候，她也在現場。

漸漸地他覺得崔三眼這兩套是夠辣手，害透了這兩個女人，她們却沒有膽量掀底牌。

黃孤拐、馬玉、張毓棠氣得臉上發青，他咳嗽了一聲，緩慢的說：

「這塊貨是該死，既然你們遠遠的投奔我來，振山又把你們交給我，我就替你們辦了吧。小三啊，你去安排安排。」

「是。」

「做得乾淨點啊，」黃孤拐像是吩咐長工掃地那末輕鬆：「不過，要留點耳朵啊、鼻子啊、甚至腦袋瓜子，他們好回去繳賬，孩子。」他問張毓棠：「你要大件還是小件的？只管說，小三會替你辦得俐俐落落。」

「大爺，」張毓棠站起來：「我有一個要求。」

「你說，別說一樁三樁四樁也成。要不然你回去振山問起來，會罵我這個二哥，太不成材，沒有好好的照應你呢。」

「大爺，這事我要自己動手。」

「哈，哈，」黃孤拐仰着脖子大笑起來，那笑聲中沒有一點蒼老之態：「真是小夥子，處處要逞能。」

「不是逞能，崔三眼曾在暗中打過我一槍，還有他做的案，我都親眼看見。黃大爺，您不知道有多慘。」

「黃老前輩，」馬玉也插嘴：「希望您讓我們來幹。」

「唔——」黃孤拐沉思了一會：「我不是打兩位的興頭，在鄭州雖然是鬼子的天下，看起來亂得沒有王法。但是便衣啊、偵探啊、日本憲兵啊，還是不少。出了事他們像狗似的到處亂找，不同在豫東鄉下，殺個把壞人，在三不管的地方，老民們只會高興，沒有人出來追問。這裏便不成了，稍微大意一點，便會出岔子，固然他們不敢動我根汗毛，但總少不了出去打點，我是懶得同他們打交道。」

張毓棠與馬玉聽了，一想這也是實情，便默默不語。

黃孤拐看着這兩個年輕人的失意樣兒，他是從年輕好勝時代過來的人，也有點於心不忍：

「好吧，就讓你們動手。」

「真的？」張毓棠孩子氣的跳起來。

「我這麼一把年紀怎麼同你開玩笑？不過，壞人是該殺，但不壞到罪大惡極，沒有救了，還是少殺為妙。想想看一個人活到卅多歲，父母們也費了不少苦心，也耗費了不少錢財，也許有些人對他有好的期望。就憑手指一扣槍機，或者刀子穿過去就把那些心血、錢財、期望都弄光了，似乎太快了點，對不對？」

「但是崔三眼是該死的。」

「我也承認他該武，我這麼勸你，是怕你們年輕人開了殺戒，不把人命當回事。」

「不會的。」張毓棠與馬玉兩人提出保證。

黃孤拐掏出打簧錶，看了看。

「時候不早了，你們就睡在我這裏，不必再回客棧。小三啊，看他們很急的，你就明天去安排安排，最好不要在市區內，到時候帶幾個夥計，在旁邊偷偷照料，別動手，讓他倆出出冤氣。」

「是。」

「你看我嚙嚙了半天，還沒有介紹介紹你。」黃孤拐向張毓棠與馬玉道：

「他叫魏三，商埠與河北沿都是他的地盤。崔三眼的事，託給他錯不了。」

「謝謝魏先生。」

「都是自己人。」魏三向他倆拱手：「別客氣，跟我到前院安歇吧。」

張毓棠與馬玉告辭。黃孤拐說：「白天如果悶得慌，可到後院聊聊，我想知道老堂弟振山更多的情形。」

他們隨著魏三出來。馬玉邊走邊問：

「魏先生，你在書寓裏爲什麼處處對我留心，看出那一點不對？」

「反常。」

「你是指我反常？」

「對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正常嘛。」

「冷眼一看就看出來了。」魏三打了個哈哈，表示不願多說，怕得罪貴客。

「魏先生，你說出來中不中？我們是初出茅蘆，也許長點見識。」馬玉央求道。

「但你可別惱啊。」

「我是誠心求教，怎麼會惱呢？」

「其實說出來很簡單，依照您的穿着，似乎正在春風得意，到窩子裏找歡樂，不是找刺激的人物，可是那天你去的時候，有點失魂落魄，滿面愁容，對不對？」

「對。」

「第二件，你到窩中一舉一動不算個雛，但你偏偏選了月春。會玩的多找紅姑娘，以抬高自己身價。就是專捧妞，也選擇青倌，或者能說會道，能歌能唱的，當然還得有漂亮的臉蛋和好身材。可是月春除了不算醜之外，別的條件一點也沒有，你一下就挑上她。」

「常跑妓院的，也不定每次都找紅姑娘。」馬玉想起自己母親一生都沒有紅過，忍不住對於

紅與不紅提出相反意見。

「這個我懂，不一定要找紅姑娘，但是沒有像你那種捧法，去了沒有三次便花了大把鈔票。並且答應替月春贖身，要是個鄉巴佬進城被米湯一灌，或有可能。但你一言一動，都是個老吃老做的人，肯這麼幹就是反常，反常的結果，其中定有隱情。」

「所以你想盯我找我？」馬玉不得不佩服魏三，反問的時候，帶有幾分敬意。

「我不是盯你，是想找機會同你聊聊。」

「不相識，有什麼可聊的？」

「常言道得好，拿人家錢財與人消災，我總不希望在自己地界裏出事。」

「可是把我給嚇了一跳。」

「把我看成啥？」

「二鬼子或者密探。」

「他們會給我什麼偵緝隊副隊長幹，我辭了，咱姓魏的啃地皮已經沒有出息，還不至於去當漢奸。」他拍拍半天沒有出聲張毓棠的肩頭，「張先生，你說對不對？」

「對。」張毓棠順便問道：「你怎麼把崔三眼找到弄出來？」

「這個我自自辦法，到時候你們擦擦槍或磨好刀，下手就成。」

「那個近來常同崔三眼在一起的軍曹你也認識吧？」馬玉問。

「你是指武大郎孫定啊，你們是不是對他也有意思？」

「似乎他還沒有犯死罪。」
「那就要他多活兩天，不過，他們都是些怕死的貨，要是知道崔三眼沒得好死，半年到一年之間，他會老老實實一陣子。」

二〇

低矮的小瓦屋，四合套院。

院中沒有花，沒有盆景，光禿禿的。

每間房的門窗上的油漆，都已被風雨剝蝕，像一個生了斑痕的臉，白一塊，灰一塊，紫一塊的，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這是貧民區，入夜之後小販們、洋車夫、工人紛紛回家。人窮火氣大，不是打的老婆哭，就是揍的孩子叫。因為身為一家之主的爺們，在外辛苦一天，回到家中，老婆還一個勁的嚙嚙，柴米油鹽醬醋茶，翻過來覆過去就是那兩句話，惹得作丈夫的火起，祇有一個辦法，用拳打腳踢解決，結果在吵鬧聲中，增加了幾個尖銳刺耳的高音，活像豬被拖進屠場，近似絕望的呼號。

可是，在隔壁的小院落中也不清靜，但，發出的多是粗獷的笑聲，和興奮到極致的呼喊。

一個俏巧玲瓏剔透，再加上水靈靈的小女人，正扶着崔三眼的肩頭，兩眼却直盯着擺在破方桌上那個大瓷碗。

崔三眼面前堆了大堆的鈔票，他高興得眼睛鼻子都在笑，並且直着脖子吼：

「四——五六！」

「四——五六！」

對面一位油頭粉面十八九歲的年輕人，用不在乎的調侃的聲音說：

「么——二三，么——二三。」

「四五六！」崔三眼的音階高得足以壓倒對方。三個骰子在碗底上越轉越慢，終於不動了，可真聽他的，是「四五六」。

崔三眼仰天哈哈大笑，然後飛快的將對方面的鈔票一把掠過來。年輕小夥子的面前空了。

「還敢不敢來？」崔三眼盛氣凌人的問。

「再陪你玩玩。」年輕人仍帶着無所謂的樣兒。

「還有沒有個大錢？」崔三眼拍拍自己面前的鈔票。

「笑話！」坐在一旁的武大郎孫定，因為自己的相好小白菜專向崔三眼上洋勁，心中有些不自在，藉題發揮：「您太小看人家王大少了！魏三在茶室介紹的時候，不是說得清清楚楚是周家的首富，還在乎你這幾個小錢？」

「朋友在一起好玩嘛，輸贏無所謂。」王大少笑了笑：「不過崔三爺正在走財運桃花運，碰得多了不佔便宜。」

「好，好！再來！」

崔三眼得意忘形，扭頭香了香小白菜的面孔，小白菜也瘋勁十足，在他鼻尖上輕輕的咬了一口。看在孫定的眼裏，酸味直向上翻。

王大少是不在意這些的，打開手提包，取出二塊金塊向桌上一放。

崔三眼不由得眼睛一亮。

「拿金塊啦，咱還有條子呢。」他示意小白菜：「把掛在牆上的圖囊拿來，取出兩根大條子來，叫王大少見識見識。」

「呸，人家王大少家中的金銀堆成山，那像你，窮漢得了一條驢，半夜起來數驢毛。」孫定越說越難聽。

「王家有錢，你親眼看到啦，嗅到啦？」

「好啦，好啦，」王大少息事寧人的：「大家都是好朋友，何必呢！只二兩金子，賭一把，天不早了，我要回客棧還有事。」

崔三眼聽說二兩金子賭一把，不是拉鋸大戰，自恃運氣好，抓起骰子，向上面吐了一口氣，然後問小白菜說：

「妳也來吹口氣，這一把贏了，二兩金子都給妳。」

「真的？」小白菜高興得跳蹦，渾身骨頭輕得沒有四兩。

「大爺身爲皇協軍護路隊中尉，豈能說話不算數。」崔三眼拍拍武帶裝，用哼小調般聲音唱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爺把東洋刀掛。」

「咄！」孫定一撇嘴。

「怎麼不服從啊？官大一級壓死人，你那個小軍曹，離我這個中尉還差三等九級。」

「呸，你那個中尉怎麼來的，你那幾個臭錢怎麼來的？別睜着眼睛瞎吹了，抖露出來，你不

怕丟人，我還嫌舌頭發臭呢！」

崔三眼將桌子搯了一拳站起來。

「你想幹啥？」

「想幹啥就幹啥，奶奶個熊還怕你？」

「好了，好了。」王大少拉住孫定：「你們都是吃公家飯的好朋友，何必呢。」

「他娘個×的，王先生你不知多氣，當着我的面割靴腰子，夠朋友嘛？不是我姓孫的吹牛，他到鄭州來不出三天，窮得噹噹響，是我給他出主意弄錢，要不是我啊，他吃的、喝的、嫖的那裏來的錢？神氣，神氣個屁！」

「大爺割你的靴腰子，是你自己沒有辦法，捨不得花大錢，長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姐兒不管愛鈔、愛俏，都輪不上你。」

「你放屁！」

「你放屁，小白菜本來是你們隊長長的，你偷偷摸摸也來攪，我不向你隊長報告，就算對得起你了。」

「你天天泡在這裏也清白不了。」

兩個兇狗像爭一塊肉骨頭，直着脖子吼，並握拳捋膀子。小白菜却像個沒有事的人兒似的，用一個火柴棒剔牙齒，偏爾也有一搭沒一搭的勸幾句。

吵啊吵的，吵到最後，還是孫定差一壺，拍拍腰眼，可惜沒帶槍：

「姓崔的，咱們走着瞧。」然後氣呼呼的邁腿出門。

「姓孫的，有種，爺等着你。」崔三眼拉了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式。

這場有聲音沒動作的戰爭，就到此爲止。

崔三眼看孫定走了，坐下來，氣得上氣不接下氣。他認爲孫定是無理取鬧，在這種半掩門地方，不該如此認真。

小白菜沒有忘那二兩金子：

「兩位爺，別生氣再玩嘛。」

「就聽姑娘的吩咐，來這一把。」王大少也催促。

崔三眼雖是勝利者，但經過這一吵，情緒非常惡劣，拿起骰子，有氣沒力的丟在碗中。骰子也在碗中有氣無力的轉動，最後出現了，是個「四點」。

王大少抓骰子丟下去却是五點，崔三眼這下子怔了，準備打賴，問道：

「你下多少注？」

「二兩金子。」王大少靜靜的說。

「啊，」崔三眼一生之中，輸過不少錢，有銀元，有鈔票，但是用成兩的黃金賭還是第一遭，他覺得黃金的價值要比銀元與鈔票高。再說，過去家中雖也有點銀元，但是沒有一錢金子，他捨不得，不禁用手護着自己的兩根金條：

「我沒聽清楚。」

「沒關係，」王大少有個好性情：「以前不算，二兩金子再來一把，贏了，你送給姑娘買粉擦。」

崔三眼皺皺眉頭，裝着沒有聽見。

「要是你贏了呢？」小白菜另一隻手搭在王大少的肩頭。

「我帶走。」王大少回答得乾脆。

崔三眼聽王大少如此說，冷冷的看了小白菜一眼，小白菜忙把搭在王大少肩上的手滑下來，靠在他身上甜甜的一笑。崔三眼這次沒有理會小白菜，對王大少說話的神情却和順得多了：

「這樣行不行，你賭金子，我賭鈔票，咱們按牌付價，成不成？」

「成，這很公道，你那個大條子一根十兩，也沒法分，也沒法找。」

崔三眼又看了王大少一眼，王大少沒有表情。他覺得王大少老實，老實人也來這種地方賭錢存心找倒楣。

「我也不一定會輸啊。」

「好，咱們來試試運氣，只來一把。」

「下不下注？」

「還是二兩。」

「中。」崔三眼的二虎勁又上來。

這次是王大少先打骰子，是「三點」。

崔三眼拿起骰子，自己吹了口氣。站了起來，一脚踩到橈子上，拿骰子的手伸得直直的，拉了個架式。快要打骰子的時候，仍不放心，又將右手收回來，兩手將骰子搓了一大陣子，再吹一口氣。小白菜也搶着吹了一口氣。崔三眼有點不高興的翻了小白菜一眼，然後使盡所有力氣，將骰子丟下去。用力太猛，有兩個蹦在盤外面，不算重打。

他將骰子反搓一陣子，再吹一口氣。小白菜知道了剛才因為對王少爺上洋勁，崔三眼惱了，不敢再搶着吹氣，強裝着笑眯眯地站在一旁。

崔三眼這次只用了八成力氣，骰子在盤底滴溜溜的轉。

「四——五六！」小白菜緊張的喊。

骰子定了，趕出六點。小白菜伸手取王大少面前的二兩黃金。

誰知崔三眼動作比她還快，搶了過去。

小白菜一頭紮在崔三眼的懷裏，噁着小嘴，哼唧唧的說：

「您說過，給我的，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金子。」那水蛇般的身子，扭了幾扭，幾乎整個纏在崔三眼的身上：「爺，給我嘛。」

崔三眼從掌心中，分出一兩給小白菜。

小白菜略微遲疑，崔三眼將所有的金子鈔票裝在圖囊裏，乒的一聲壓上鎖：

「姑娘，知足點兒吧！」

「謝謝大爺。」小白菜在崔三眼臉上親一親。面部表情在笑着，但是笑得不够開朗，不够徹

底：

「我給爺舖被去。」

「不必。」

「哽。」小白菜二度投入崔三眼懷裏撒嬌。

崔三眼用力推開她，然後冷冰冰的說：

「我還有公事。」

然後揸上圖囊，掛上戰刀，向王大少說：

「走不走，不走的話，我把被窩讓給你。」

「要走，要走。」

小白菜有留王大少的意思，王大少比起孫定與崔三眼年輕漂亮，雖然脾氣怪點，但是有錢。他看了看崔三眼的神情，沒有敢開口留王大少，因為王大少再漂亮有錢，還缺欠另一樣東西——殺人的槍和刀。

崔三眼和王大少一起離開小白菜的家。

小白菜的淚水，就像自來水龍頭那麼方便，說來就是一大串：

「崔大爺，原諒我年輕不懂事，明晚一定來啊。」

崔三眼沒有理會。

「來嘛，明天一定來嘛。」小白菜抓住他的軍服，看樣子崔三眼不說個「小老鼠上燈台」，

她是不會放手：「來嘛，哽……」

「好。」

「什麼時候？」淚水停了，露出笑意。

「明晚上。」

「不來的是——」小白菜伸出小姆指攏了攏。

「不來是鬼。」崔三眼負氣的，踏一大步出了過道門。

小白菜依着門一聲高一聲低的叮嚀。

聲音就像秋風，順着崔三眼的耳邊吹過，沒有傳進耳鼓。

他們走到街上。王大少說：

「崔爺，你真不含糊。」

「是指那一點。」

「對付娘們。」

「不懂你的意思。」崔三眼面有得意的神情，故意裝不懂。

「就拿你剛才與孫先生爭小白菜的時候，不惜朋友翻臉，我以爲你被迷上了，可是最後表演那一手，真是大丈夫，男子漢，能提得起放得下，不簡單。」

「哈，這有什麼了不起，不瞞你說，我十三歲時便和女人有一手，到現在你知道我糟蹋多少原裝貨？」

「三個，五個？」

「太小瞧人了！」

「那有多少？」

「連我自己都弄不清。」

「嘖嘖，」王大少露出羨慕的神情：「有沒有特別要好的特別漂亮的，有情有義的？」

「有幾個，其中有風流小寡婦，有鄉下挺俏的小姑娘，有……簡直把我腦子弄糊塗了，記也記不了那麼多。」

「結果怎麼樣？」

「還不簡單，」他將手一拍：「丟的丟了，賣的賣了……女人啊，就是鞋子，穿着不合適，或者底穿了，穿舊了，扔她個奶奶的。」

「這一套不得了。」

「沒啥了不起。」

王大少略微一停，回首向小白菜的巷口望望，然後問道：

「你明晚真來麼？」

「屁，那貨太淺薄，太見錢眼開。」

「你會賭過咒啊。」

「我天天都喝涼水。」

「哈。」王大少笑出聲。

「哈，哈哈！」崔三眼笑出的聲音又大又長久。

王大少熱情地，自然地拉着崔三眼的手。

崔三眼似乎遇到了終生唯一知音，也熱情的伸手環抱着王大少的腰。

「明晚咱們另換個地方玩玩好不好？」王大少問。

「是不是共榮俱樂部？那地方排場是夠了，賭得也夠大，總覺得有些味道不對。」

「我也去玩過幾次，也覺得驚驚扭扭的，主要原因，規矩太多，不准隨地吐痰啊，不准隨便磕烟灰啊，還有那些女招待看見商會的人、日本軍官，拚命巴結，對我們總差股子勁。」

「對，就是他娘的這個毛病。」

「我這個人家中雖有幾個臭錢，但學賭錢，都是偷偷摸摸在破廟和牆根底下。不賭則已，要賭總愛在那裏賭。至於洋酒洋烟女招待在身邊，反而不過癮。」

「他奶奶的，」崔三眼高興得叫起來：「我的胃口和你一樣，我到鄭州那麼久了，玩得不夠痛快。沒有在豫東老家舒服，那地方真是高興幹啥就幹啥。天老爺是老大，我就是老二，要找誰死，誰就活不成。要高興睡那個妞，就睡那個妞。沒有錢，可以找土財主們賭，輸了我沒有，贏了就拿走。」

「賭的時候，也在廟裏？」

「當然，那些土老兒，從來不敢在家賭錢。」

「看樣子，你很想那種玩法。」
崔三眼點點頭：

「鄭州這種地方不成，我在河北沿也賭過錢，輸得淨光不算，連癮都沒過夠。」

「我就是想告訴你個地方。」

「在那裏？」

「城西十來里的三官廟。」

「你去過？」

「去過十幾回。」

「有啥好法？」

「整個廟三進大殿都是賭場，有牌九、骰子、麻將、寶……大小場子都有，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像不像趕廟會？」

「差不多，不過，還有窩心的地方。」

「窰姐，半掩門？」

「不是，」王大少頭搖得像貨郎鼓：「廟後有個庵，裏面有七八個年輕漂亮的小尼姑。」

「啊。」

「那勁道完全不同。」

「尼姑咱還沒有碰過。」

「應當開開眼界，那種地方就是賭也賭得痛快。」

「白天有沒有？」

「沒有，都是夜晚。」

「碰到游擊隊怎麼辦？」

「穿便衣啊，你頭上又沒有刻字。其實那裏人雜亂極了，商人、做官的，你們軍人，游擊隊，土老兒，叫化兒……從來沒出過事，也沒有人查身分證，是三不管的好地方。」

「怎麼去法？」

「你有興趣，我帶路，但最好不要同別人說。」

「爲啥？」

「離城太近了，萬一這方面派人去抓，怎麼辦？」

「我是鐵路警察，管不了這一段，不會自找麻煩。」崔三眼興致極濃，接着問：「咱們定規什麼時候？」

「你看？」

「八點鐘成不成？」

「再晚一點，好趕熱鬧。」

「那裏碰齊？」